

沫若文集

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沫若文集

第八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842 字数311,000 开本850×1108 耗1/32 印张16 5/8 插页5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200册

定价(3)1.60元

第八卷說明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

《北伐途次》是 1936 年的作品，初版于 1937 年。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和它的續篇《脫離蔣介石以后》是 1927 年的作品，發表于 1927 年的武汉《中央日报》。《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曾刊印过单行本。

《海濤集》中所收七篇，《涂家埠》、《南昌之一夜》、《流沙》、《神泉》都是 1948 年的作品；《离沪之前》是 1928 年一月中旬至二月下旬的日記，曾于 1936 年刊印过单行本；《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写于 1947 年。其中，除《离沪之前》一篇系根据散文集《归去来》1946 年的版本編入外，余六篇都是根据 1951 年出版的《海濤》散文集編入的。

《归去来》包括十四篇作品。《鷄之归去来》、《浪花十日》、《东平的眉目》、《痛》、《大山朴》、《达夫的来訪》与《断綫風箏》等七篇是 1933 年至 1937 年的作品，根据《抱箭集》1948 年的版本編入的。《由日本回来了》、《回到上海》、《到浦东去来》、《前綫归来》、《希望不要下雨》、《在轟炸中来去》六篇都是 1937 年的作品，根据《归去来》1946 年的版本編入的。《甘願做炮灰》亦写于 1937 年，曾与《棠棣之花》合收

成集，于1938年出版过单行本；这是一篇话剧形式的记录，故并编收于本卷。

各篇作品都经过作者校阅修订，其写作年代先后不一，在编排上，是结合自传内容排列先后的。



曲江河畔

北伐时代的照片，我手里所存着的只有零星的几张，都是我的内子替我保存下来的。那时她被留在后方的广州，我偶尔寄了些照片和信回去，她都替我保存了下来。这兒所插入的一张也就是其中之一。

这照片的前列，左侧是俄顧問鉄罗尼，中間是邓择生，右侧的便是我。后列立在我背后只露出一頂帽子的，不記得是誰。中間拿着一把芭蕉扇的是我的勤务兵薛紹三，另一个是择生的护兵楊昇。可惜紀德甫没有被收在这里面，他的照片，我手里一张也沒有。

原片背后写有两行說明，是：“广州出發后，搭乘火車至韶关，此乃翌朝在韶关曲江河畔待舟时。七月二十五日。”大約是北伐第二年的一九二七年在武昌写的。那时紀德甫早已陣亡，邓择生也跟着鉄罗尼跑向俄国去了。

由广州出發时是在七月尾間，日期記不清爽了。照片是艺术股的股員攝的。

1937年4月29日



1927年在張子衡（前排左起第二人）
 率領下，在張子衡（前排左起第二人）
 率領下，在張子衡（前排左起第二人）

革 命 春 秋

沫若自传·第三卷

第八卷目录

革命春秋 (沫若自传·第三卷)

北伐途次 1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121

脱离蒋介石以后 145

海涛集

涂家埠 195

南昌之一夜 213

流沙 227

神泉 246

离沪之前 256

跨着东海 286

我是中国人 323

归去来

鷄之归去来 356

浪花十日 369

东平的眉目 390

痛.....	396
大山朴.....	404
达夫的来訪.....	406
断綫风筝.....	415
由日本回来了.....	417
回到上海.....	429
到浦东去来.....	433
前綫归来.....	439
希望不要下雨.....	455
在轟炸中来去.....	458
甘願做炮灰.....	489

北 伐 途 次

(1926——1927)

小 引

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的事情。

回顧起來已經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消滅，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環境之下也搜集不起來。我現在只能夠根據着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而且是根據着我的日漸稀薄下去的記憶。因此我這篇文章只能夠採取回想錄的形式，記憶比較明確的地方寫得自然會詳，記憶比較淡薄的地方寫得自然會簡略。這樣，文章便會流為是斷片的，但也只好聽其斷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像進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但那樣反會減少事實的真實性，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我將來假如有更適當的環境，能夠搜集得豐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參加過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夠提供出些材料來，就像我現在一樣寫出回想錄，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為從廣東到廣東的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了的。

这兒要从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离开长沙时写起。要从这兒写起的是因为从长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这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这位朋友虽然陣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将士一样，除少数接近的个人之外，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写在我这篇回想录里。我相信总不会是像写在水上的一样吧。但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說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这易朽的記憶中离析了出来，讓讀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風飞散到人間。

—

政治部到了长沙，驻扎在旧时的省議會。主任邓择生要經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参預軍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体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准备着第二天办祝捷会，庆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举行提灯行列。下午四点钟光景，大家正忙得来有了一个段落的时候，邓主任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来，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和留守部，先遣队于当晚八时由长沙車站出發前进，留守部暂时留守在长沙。

从那連工作人員和夫役一道約一千人左右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來組成了先遣队，把所当需要的物品通統指配停当了；在六点钟的时候便指定了統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員領向車站。

我和秘書李德謨也是屬於先遣队的。因离开開車还有两个鐘头的余暇，便偷了这个余暇到附近的澡堂里去洗澡。在那样三伏天气，到了长沙将近一个礼拜了，我們沒有洗过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气怎么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个澡真是非常的舒服。走出街头来正打算坐人力車赶到

火車站上去，但是人力車夫已經罷了工了。因為已經七點鐘，提燈行列開始了，車夫工会的工友都是要參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漸拥挤了起來，即使有人力車，也到了碍難通行的地步了。到這時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向导，拚命地向火車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車站門口的时候，俄顧問的翻譯紀德甫和几位部員向着我們簇擁上來，異口同聲地叫着：

——“啊，你們到那里去了？鄧主任在大發雷霆——說要槍斃你們呢！……”

看表也只到七點半鐘的光景，離開車的时刻還有半個鐘頭，這發怒的原因使我一時摸不準確。

紀德甫是要時常跟着俄顧問的，他也常住在總司令部里面。他們——鄧主任、俄顧問和他——是七點鐘到的車站，看見先遣隊的人員都已經上了車，以為我和德謨一定會立刻到的，便把開車的時間提前了半點鐘。這個情形我們自然無從知道，而我們在洗澡，他們也無從知道。就這樣在時間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點齟齬。

急忙地趕上月台，在昏蒙的电燈光中看見在最后一架車廂的門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鄧主任，他的頸子是硬擎着的，頭是照常微微偏在右邊。

——“到了嗎，唉？”他含着怒氣的聲音遠遠地在向着我們這一群人發問。

——“到了，到了，”別的人替我們答應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沒有人力車的

話向他說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几声，把硬着的頸子微微地点了几下。最后是說出：“好啦，我們開車啦。”

車是普通的三等客車，因为車上的电灯設備被北軍破坏了还没有复元，車厢中只点着几盞馬灯，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顧問鉄罗尼坐在后面的一个車角上，他看見我們上了車，便跑来拉着了我的手，很亲藹地用德国話向我叫着：

——“Genossen K! Wie sind sie?”^①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国話来和他說了一些。他們都退到一个車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覺得很有点沒趣，就像做錯了什么事的小孩子一样，只好远远地退在另一边的車角上去默坐起来。

不一会火車也就开动了。在昏暗中把駐扎得还不上一个礼拜的长沙留在了我們的后面。

① K 同志，你是怎么了的？

二

車廂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样暗淡。夜以繼日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求有功只想無过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想要偷閑去洗个澡，竟鬧出了这样大的笨事。洗了澡后的舒服已經被趕向車站时所跑出的汗水冲洗干净了，而在精神上还遭受了一次“槍斃”。一些沒趣的只想向自己發怒的簡單的念头在脑中迴旋着，迴旋着，自己不想向別人說話，別人也沒有人来向自己說話。

火車跑了大約两个鐘头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經到了目的地的汨罗。

在昏暗中又下了車，車站的情形是怎样，并且是在那一个方向，都摸不准确。天上沒有月光，連星星也都沒有一个。主要的几个人借着馬灯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坟台上，坟台是石板面就的。在那兒規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传出去了。当晚就地露營，明天清早六时向目的地出發。

鐵道旁边不一会便生起了几堆火来，是准备夜飯的，部队忙着出發，連夜飯都还没有用。

邓主任的怒气似乎还没有解息，他依然沒有向我說話。平时他对我比較是开心見腸的人，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将一样。突然的出發究竟为的是什麼？岳州已經克